

# 黃沙碧血戰新疆 (十)

郭 岐

——天留硬骨報國恨。忠烈祠裏再世人

## 張治中玩和談花樣

民國卅五年元月二日，戰亂了一年多的伊犁叛亂事件，經過三個月十數次的和平談判，總算有了停戰的眉目。終於在迪化市新疆省政府新大樓內，由中央代表張治中與伊方代表阿哈買提江等，簽字達成協議。此一大好消息，傳抵「東土」內政部的牢中，筆者真是雀躍三尺，高興非凡！蓋因此事的始作俑者，就是關在牢房的我郭某人。這是本人身為敵俘後，雖不能攻城，但仍可以攻心。於今攻心戰術見效，大而言之，給國家做了一件大事，次而言之，新疆全省居民又解除了兵燹之苦；小而言之，和平實現，雙方當要釋俘，一個失去自由的人，聽到獲釋有期，怎能不雀躍高興呢！

然而時過了多日，這個好消息，竟成了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空喜歡，左等右等，又多等了半年之久。換句話說，又教我多受六個月牢獄之苦。為何如此？癥結何在？當時筆者尚在牢房作囚，難明就裡。在獲釋抵迪化後，才知是基於內在與外在兩大原因。外在方面的原因，和平

條款正文十一條，以及第九條有關省政府改組時雙方人事安排的附文，雖已言妥簽字，但第十條有關改編伊方軍隊的附文，因伊方滿天索價，而我方的對策，是就地還錢，討價還價的距離尚遠，致未能即時簽字生效。而改編伊方軍隊一事，才是解決戰亂的主題所在。於今主題尚在虛懸，沒有着落，和平一途，當難實現。換俘的事，當然就成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空喜歡情況了。

在內在方面：是張治中藉機作嬌，故表姿態。他想以新疆和平條款簽字的事實，作他晉升權位的天梯。不僅想作新疆省主席，還想更上層樓要當西北軍政長官。所提的理由是，為了讓他放手去和蘇（俄）、伊（盟）兩方去作妥當的交涉，最好在他頭頂上，不要再有能干涉的他人存在。如今後仍有干涉他人存在，他就不願再赴新疆去談判。在當時的西北政情來說，能干涉新疆政事者，就是第八戰區長官朱紹良與副長官郭寄嶠二將軍。張治中為了一手要遮西北半邊天，來當西北王，非將朱、郭二將軍逼走不可。我中央政府，眼看新疆戰亂的解決，已現端倪，為了息事，只好寧人。遂於二月一日下令，先改組第八戰

區長官部，改為西北軍政官公署。機構改組，人事也隨之而異動。同月廿日再明令調朱長官為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並兼軍委會辦公廳主任。郭副長官旋亦內調。將權位留下等待張治中來接。

接下的事就是改組新疆省政府，果於三月廿九日，國府正式下令，新疆省政府主席吳忠信另有任用，所遺新疆省主席一職，即派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兼任。張治中借機作嬌，發展至此，可說如願以償，滿載而來。先於三月廿九日，由重慶乘飛機飛抵蘭州，於四月一日就任西北軍政長官高職；旋於四月四日午後二時，再乘專機西飛新疆，同行者有秘書長劉孟純及屈武等十餘人，當日抵哈密，翌日飛迪化。當時在新最高級將領就是郭寄嶠將軍。張治中為了表示假惺惺的謝意，乃於六日在東花園設宴餞行。俟郭將軍離新後，張治中始於四月八日，正式接任省主席之職，為加強長官部與省政府的業務，省府秘書長一職，也由劉孟純兼任。至於同來的屈武新職，俟和平談判成功，聯合省政府改組時，再行安排要職。這就是和平條款雖已簽字，但難生效的內在原因，也是我多受半年牢獄之苦的癥結所在。

## 改組整編條款如此

按和平條款的主文僅是解決戰亂的一種架構，而真正解決實質問題的辦法，却在那兩件附文身上。第一件附文雖已簽字，僅是安排人事數目的協議，至於誰來就任廳處長，還要雙方酌商同意，因而也需時日。第二件附文，是改編伊方軍隊的事宜。而此一方案之提出，完全出自伊方，當有滿天索價之嫌，必需較長時間，談談停停，俟距離縮短，雙方都能同意後，才可簽字生效。而這時張治中正在重慶藉機作嬌，要想當西北王。這就是我自聽到和平條款雖已簽字，而我又被關了半年的兩大原因。

當時被關在伊僑內政部牢房中的宛師長、高專員與筆者三人，已成為新疆戰亂情事的寒暑表。身雖被囚，不知遠在迪化方面和談進度與詳情，但反應却很靈敏。談判一遇逆境，我們獄中的待遇，就成非人生活。就如我們三個漢人雖被關在一起，一日廿四小時內，不准相互講一句話，這真是古今中外，在獄政上沒有過的法令，於今竟施於筆者等身上。如談判進入順境，我們獄中生活即時改進。時至六月七日，該部典獄長突然宣佈，從今天起，對你不准相互說話的特殊禁令，即時取銷，飲食也加改善。我們三人就和和平條款已到實行階段，第十條的附文也已簽字。因為該條款的主文，僅是停戰的架構，真正實行和平均在那兩件附文身上。走筆至此，實有附錄於此的必要，以供今後研究新疆史者，作第一手的資料。

關於今後聯合省政府組成辦法一節，經雙方同意，補充規定如左：

一、在各區人民代表保薦中央任命之省府委員十五人中，事變三區，可保薦委員六人。

二、上項六委員中，包括副主席一人、廳長一人、處長一人，副廳長、副處長及專任委員各一人。

三、其他七區可保薦委員九人，包括副主席一人，及除中央直接遴派人員，與上述三區所保薦以外之其餘廳、處長，或副廳、處長、副秘書長各一人，及專任委員四人。

此一文件的簽字人、簽字時間與地點都與正文相同。關於第十條有關事變區內參加部隊改編問題，經雙方商得同意補充規定如左：

一、參加事變之各族部隊，參照國軍編制，編成騎兵三團、步兵三團，總人數以一萬二千名為限。此六團中，兩騎兵團及一步兵團編為國軍。兩步兵團及另一騎兵團編為本省保安部隊。

二、該六國兵力應組成指揮部，六團長及指揮官由伊方保薦，由中央任命，應服從新疆省警備總司令及保安司令之命令，並由政府派該指揮官兼任全省保安副司令。

三、以上六團之駐地，應以伊（犁）、塔（城）、阿（山）三區為限。該三區之治安，由政府責成該指揮官所轄六團負責維持。

四、該六團之待遇、供應及將來武器裝備，編為國軍之三團，准按照駐新國軍之規章及標準辦理，由中央補給之。編為保安部隊三團，按照本省保安隊之規章及標準辦理，由省保安司令部

補給之。

五、參加事件民族部隊改編事宜由該指揮官對政府負責辦理。該六團駐地，應分別呈請新疆省警備總司令及全省保安司令核定之。人馬武器實數，亦應向上級備查。

此一附件的簽字人與地點，都與正文相同，僅時間在中華民國卅五年六月六日。

細讀此一附件條文，僅是在文字上賣弄技巧，換言之，這六個國團在名義上收編為國軍或省保安隊，而駐地與指揮官，仍然照舊。反而規定補給裝備，應由中央負責，這無異是齷齪於敵。至於規定受警備總司令及省保安司令之節制指揮，在條文上連個調遣字眼也沒有，何能去指揮節制呢？僅是張治中故弄虛懸。在表面上來說，新疆的戰亂，總算「和平」解決了。

## 監獄馬上改善待遇

六月六日第二附件簽了字，我們在翌日就得到好處，首先監獄宣佈取消特殊禁令，可以自由說話。接着我們牢房內，又增加了人口，就是伊方要將用飛機送走的戰俘，一齊集中到我們所住的囚房內。新來的戰俘，大都是在塔城、阿山及烏蘇三地戰役中，所俘我方團、營長以上的人員，約有十多人。因素昧平生，都不認識，不過大家都是漢族或同族人。在語言上沒有隔閡，過了一二日就知他們的概情。自這些團、營長共住一室後，不僅因人多而話多，尤其無中生有，製作許多牢中娛樂什物。古人云：「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一點也不錯。如用罐頭空壳，製成胡琴

，利用三合板廢料做成三弦，再用麵條饅頭捏成象棋子，在囚房地上割成棋盤。其中會拉的拉，會唱的唱；喜歡下棋的人，就捉對廝殺起來。每個人雖然都身為敵俘，被困囚房，但仍能苦中作樂。令我這個百無一長獄中同伴，只好坐在一邊，作壁上觀。看在眼裏，想在心頭，人生原是如此，一個人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有苦有樂，只看你如何去適應了！這些營、團長們，竟在敵方獄中，仍能適應環境，苦中作樂，也覺得十分有趣！

時至六月十日上午，偽內政部突有一要員蒞臨該部，就將宛凌雲師長、高伯玉專員和我，一齊請到該部會客室內，算做是我們成俘後，最後一次的審判。不過在形式上來說，只能算是約談了。第一約談地點是會客室，不是法庭。第二主客都是圍坐在會客室內的沙發上發言，沒有主審、受審之分。第三雙方說完就算，根本沒有紀錄，而對方只有一人發言。發言人就是甫行在迪化簽字的伊方首席代表阿哈買提江，也就是其後組成聯合省政府後，伊方派任的副主席。在我們被審的三人中，因我是正牌國軍師長，且出身黃埔，共推我作代表，全權回答。因為阿哈買提江不是正式審問，他想到那裡就問到那裡。而我呢當然問到什麼就說什麼，因此會談內容，相當龐雜，歷時有三個小時之久。今將那次約談的主要內容，就筆者在記憶所及，依序報導於後，冀供研究新疆史學家作參考。

## 與阿哈面對面辯論

當阿哈買提江問過我們三人姓名以後，就首先發問：

「你們所帶的軍隊，都是久經訓練，裝備精良的正規國軍，而我們部隊，却是臨時湊合起來的人民軍，為何打起仗來，反而是你們輸了我們贏？其故安在？」

因為我被推為同話代表，我接下就說：

「你要我回答這個問題，如以俘虜的身份來說，你會認為我是強詞奪理，說了也是白說。與其白說，不如不說。如讓我站在客觀的立場來說，那就見仁見智了！」

「那就請你站在客觀的立場，來說好了！」

「如果你我雙方，以面對面的陣地來作戰的話，那麼勝方就是我們，不是你們了——。」

當我的同話尚未說完，阿哈買提江打斷我的話，就插嘴反駁的說：

「去年冬天伊城戰起，你們國軍就堅守空敵場，當然就是陣地戰了，為何戰到最後，你們反而全軍覆沒呢？」

「若論伊城戰役，我方輸在天時。因為我們入新國軍大都是南方各省人，平時沒有防寒常識，軍隊也少禦寒設備。而去年冬天新疆氣候又特別寒冷，創下民國以來最高紀錄，竟達到零下五十度。因而我軍凍傷的比打傷的多；凍死的比打死的多。守軍如此，援軍亦然。其後因援軍不繼，守軍在缺糧無彈之下，當然要全軍覆沒了！」

「塔城與阿山兩區各戰役，你們又施堅壁清野，固守各縣城垣，當然又屬陣地戰，為何你們

又敗，我方又勝呢？」

「我們在塔城與阿山各地戰役之失敗，主因敗於地利；副因敗於兵種。在主因方面來說，阿山與塔城兩地，與後方補給中心迪化，相距都在七百公里以上，上百輛的補給車輛又被你們截獲，因而當你們發動攻勢，我方守軍糧彈就感困難。在你們的補給，反而可以利用外蒙與俄境的鐵路、公路來補給，你們就佔了便宜，能佔便宜的一方，當然可以獲勝。其次在兵種上來說，我方大都是步兵，不宜作運動戰，只有死挨打的一途，能抵住的就活，抵不住就死。而你們都是騎兵，宜於作運動。當你們發現我方兵力較少時，你們就可迅速集中兵力，向我進攻，可收各個擊破之效。如遇我方强有力的包圍反擊時，你們又可分散撤退，就可保存實力。而我們阿山與塔城兩區各地的戰役？統統失敗，就是基因於此。」

「你所說的僅是皮毛之見，不是核心之論。你們所以敗，是基於侵略軍；而我們所以勝，是基於革命軍。試觀古今中外，凡是侵略軍沒有不失敗的。反過來說，凡是革命軍無不勝利的！」

「在你來說，你們的行動是革命；在我來說，你們的行為是叛國。新疆正式列入中國版圖，已有二千年的歷史。於今你們受到外人的挑撥與離間，竟然想分疆裂土，與祖國為難，你們所組成軍隊，也成叛國軍。試觀古今中外，凡是叛國者，最後都難得到好結果的。」

阿哈買提江是俄帝一手培植成的侵新政治幹員，他根本不懂軍事，更不是專家，如一直和我在軍事上辯論，當然不是我的對手。他一看在軍

事方面的談論佔不了上風，於是一轉話題，就到政治上，再向我發問：

## 種族與政治的對話

「新疆全省有五百萬居民，計有十四種民族，為何只許你們漢族人，高高在上當高官，硬是壓迫其他民族作牛馬呢？」

「你這句話，不合邏輯，大前提就不週延，怎能服人？就我所知，其他各族人，現任專員、縣長者，大有人在。你怎能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說法，硬指都是漢族人，才能當官呢？」

「那就請你舉出例證來！」

「就我所知，現任和靖縣長喬嘉甫是蒙族人；現任焉耆縣長馬世明，是同族人……。」當我說到處此，阿哈買提江，就插嘴打斷我的話，接下去說：

「在新疆來說，回、漢兩族根本不分家，因此我們的革命口號，就是『殺回滅漢』。於今你竟舉出同族人當縣長，怎能算作其他民族任官代表呢？」

「除了縣長還有專員，現任迪化區專員鮑爾漢，是塔塔爾族人，你不能不承認此一事實吧？」

「你舉出鮑爾漢，他當然不是漢族人。但他與漢族人關係，仍不能代表塔塔爾族人。」

「鮑爾漢明明是塔塔爾族人，為何不能代表塔塔爾族人呢？」

「要說明鮑爾漢的為人，我好有一比！」  
「比從何來？」

「在我們維族人民間，流傳有這麼一個故事，我說完這個故事，你就可以知道鮑爾漢是那一種人了，你明瞭鮑爾漢的為人，就知他已不能代表其他民族了！」

「請道其詳！」

「據我們民間傳說：有一虎一狼一狐狸三者，共議合力去打獵。因三者同心合力的關係，此次打獵的成績很好，居然打到一頭牛、一隻驢和一隻兔子。有了獵物以後，三者就要分配享受。老虎就以老大哥的身份，親身主持分配會議。乃首先指着狼說：『此次打獵你出力不少，現在打到了三件獵物，依你的意見，我們如何分配享受。』這個狼就依據他們三者的體重與食量，很公正的說：『老大哥食量大，而牛的體積大，可以分配你吃好了，我的食量比你小，而驢的體積也次之？就分配給我來吃；兔子的體積最小，而小老弟狐狸的食量也小，就分配給他吃好了。』」

「巨料老虎聽畢狼的分配辦法後，竟勃然大怒，趁狼不防之際，猛一張口就把狼給咬死。然後轉過頭來，再問狐狸：『依你的意見，這些獵物應如何分配呢？』」

「這個狐狸一看狼的下場，就知老虎想獨吞，因有前車之鑑，也就急中生智，接下去說『兔子體積小，可作你的早點；牛體積大，可供你作午餐；驢的體積不大也不小，正好作你的晚飯了。』那個唯我獨尊的老虎，聽到狐狸分配所得獵物辦法後，就很高興的說：『你的分配辦法很好，就饒你不死吧。』」

說：

「鮑爾漢就是那個狐狸。他多年裡能在漢族人勢力範圍下能作官，於今更當上了迪化區的專員，就是因他善觀漢族人的臉色行事。他只是是一個投機取巧者，怎能代表其他民族呢？」

「你所講的這個故事，根本比喻不當。漢族人在新疆既不是老虎，鮑爾漢也不是狐狸。在過去新疆主政者，如金樹仁以及盛世才，或許有壓迫居民的情事，但所壓迫者，包括漢族人在內。蓋因金樹仁治新時，用的是三民主義，即同宗、同鄉與同學，其他的人都在排斥之列，最後反被其同鄉馬仲英逼下臺。盛世才實行的極權主義，凡反對他者都在殺戮之列，他所殺的漢族人比其他民族人都多，最後竟連其四弟盛世麒，及弟婦陳秀英都殺了，你能說他專殺其他民族人嗎？這兩位主政新政者，僅能代表他個人，不能代表漢族人與國民政府的施政，因為國民政府的施政是根據三民主義而來，凡全國居民都是一律平等的，對新疆各族居民當然也不例外，那有老虎與狐狸之分呢？」

## 主義之爭抗戰之辯

阿哈買提江對我指出金樹仁與盛世才作例證以後，他也以為是不再辯駁。因我提到國民政府實施三民主義的政策以後，他更感失望的說：

「你們國民黨的成立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實行三民主義救中國，也經時卅多年，但所獲成效仍然微乎其微，照這樣下去，再過百年中國還是一個弱大的國家！你們漢族人或許有信心等待

三民主義來救中國；但我們維族人，不能也不願再等三民主義來救新疆了！」

「中國實行三民主義卅多年，未見成效，沒有把國家富強起來，決不是因三民主義不好，而是沒有時間來真正實行。在民初有南北洋軍閥割據地方，無地實行；俟國民政府成立統一全國後，又遭日本軍閥侵華之舉，予以阻撓，當然更無法實行三民主義了。於今日軍戰敗，就是實行三民主義劃時代的分野，只要給國民政府廿年時間，中國一定是世界上最富強的一個大國！」

筆者說完這一段話後，阿哈買提江竟然哈哈大笑，接下竟以極具諷刺的語調又說：

「國民政府抗戰八年，根本打不過日本軍。先失東北，繼失華北華南，最後被迫退守西南，於今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乃是受了蘇俄出兵東北使然！那能算是你們國民政府抗戰成果呢？」

阿哈買提江是俄帝一手培植起來的侵略得力幹員，滿腦子共產主義思想，世界上什麼好處，最後都歸到俄帝身上，竟連我國對日抗戰最後勝利也歸到蘇俄身上。他說完此段話，我內心甚感不平，乃接下反駁的回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無中國拌住日本，同盟國能否戰勝軸心國，就大有問題。因此中國對日抗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佔了很重要的地位，世界各國都不能否認，你何能抹煞得了。再就中日戰事來說，即使蘇俄不出兵，日本仍然會無條件投降的。蘇俄所以要出兵，乃是採取打落水狗之姿態，想發一筆勝利財而已！如要說促成日本提早投降的話，倒是美國兩顆原子彈，投到日

本長崎與廣島兩地起了些作用！」

當我駁完阿哈買提江的妄語後，他始無話可說，乃點頭承認，不再辯論，接下才轉入此次和平談判的本題上，他首先改了稱呼的語調說：

「中央政府行政院孫科院長，和新任新疆省政府張治中主席，因他們二位有誠意來結束一年多的新疆戰亂，我們也只好接受此一誠意。其實維、哈族人何嘗願意掀起戰亂，都是過去在新服務的漢族大官逼上梁山的。你們三位的身分雖不低，但不屬發號司令人，當然也不是我指迫我上梁山的人。但願你們回歸政府以後，不要再帶兵來打我們！」

「誠如你言，我們三人都是受命人，我們未來前程，要看政府如何安排行事了，自己現在還難得曉。不過我們可以保證，今後新疆各民族間的戰亂，經過此次和談後，當不會再發生了。」

### 獲釋之前種種疑慮

阿哈買提江在此時此地來和我們三人會談，大概因為他要出任聯合省政府的副主席了，好借此機會多拉攏幾個漢族朋友，以便到迪化後便於行事。但他此一計劃却落了空，因為我三人釋返迪化後，大都離開新疆，返回故里。這是筆者在伊犁被囚九閱月，最後一次的被審概情。時至九月十二日，又給我們換了新裝，我就知道獲釋之期為期不遠。因獄政人員對待我們態度，都大大的改善，乃在換了新衣以後，我就要求讓我們抽空到伊城街頭一逛，看看古大月氏國的眞面貌。一因典獄長不敢負此重責；二因請示上級需時，結

果在釋放前未能如願。在我個人來說，身居伊城九月，未能一睹廬山面目，成為終身遺憾！

六月十八日早上，晨光熹微，天色尚未大亮。負責看守我們的管理員，突然將我們囚房門鎖打開，要我們即時起床，並規定在一刻鐘內，到內政部大院搭專車，趕搭是日八時飛往迪化的中蘇班機，以便送我們回迪化。此一消息，雖然日日在盼望，於今變成事實，反而感到有些突出磅徨，有點不敢相信了，究竟是眞釋放，還是把我拉去槍斃了，却不得而知。我當時內心覺得，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只好匆匆穿上新衣與新馬靴。因我體格小，所穿衣服都不合身，但也無法更換，獄中平常所用的什物，一概棄棄不用，就率獄中同伴先趕到偽內政部大院，乘上所備專車，繼趕往中蘇機場。在乘車途中就想到，如是和平談判成功釋放我們，迪化方面一定會派代表來接我們。因為戰後換俘在國際間是一件大事，政府當會派專人來接的。但是當我到達機場後，沒有看到我方迎接人，僅有最後和我談話的阿哈買提江等在送我們，這樣的情境，又使我生疑，是否伊方要將我們送到阿拉木圖或者是莫斯科去。就在我內心起了疑竇之時，阿哈買提江突趨前和我握手，除道了一聲「平安到迪化」外，接下又說：「你老兄要求一逛伊城街頭事，我才看到公文，因沒有時間了，致你失望，很對不起，請多原諒！」

阿哈買提江對我此一言行，眞成了三國時代的往事，當關公過了五關，曹操才來送路條，豈不是假送人情嗎？

這架飛機原是由阿拉木圖經伊犁飛往迪化的班機，原可任何人買上機票就可乘坐的，但是那天的班機，中蘇航空公司沒有賣給另外其他的人，竟然變成我們的專機。也就因此，上了飛機後又引起我的疑心，乘上專機就任人擺佈了；如將我們載到俄國，那我就非做司令馬仲英第二不可，不僅不能再返祖國，最後還得在異國去做野鬼。思念及此，我不時注意飛行方向；首先發現陽光光是東面射來，心才稍安；其次發現天山山頂積雪常在右面出現，才知飛機確實向東飛行，內心才安定下來。由伊犁到迪化的航程約兩小時，果然時過兩小時，我們就安抵迪化的中蘇機場。

## 受難英雄冷落待遇

按迪化中蘇機場，是位於天山北麓，紅山嘴外的戈壁灘上，距迪化市有廿五公里之遙，大汽車行程約半小時，專為中蘇班機起落而設，我國飛機不能在此機場起落。蓋因該機場上至場長，下至衛兵，清一色都是老毛子俄國人擔任。也就因此，該機場已成俄帝設在迪化市的天窗。凡我方在省會的軍事情報，一舉一動俄國人都會瞭如指掌。我們對伊亂事件，無法救平，不能取勝，中蘇公司之存在與中蘇機場之設立，有很大關係。這就是因盛世才親蘇給留下的禍根，我們夫復何言！

當飛機於九時五十五分降到機場後，我的腦海裡，原想定有大員前來接機，起碼也派幾個我認識的人到場，好來安慰我們一下。巨料當我首下了中蘇機後，我方派來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

。反而是伊方來到迪化的大員，如賽福鼎（後任教育廳長）、阿巴索夫（後任省府副秘書長）、賴希木江（後任民政廳副廳長）等，都在機場迎接我們。此種機場迎俘反常現象，令我非常氣竭難過！我受命於危命之時，帶兵打仗，根本沒有打過敗仗，最後被俘的原因，都是因上級指揮不當有以致之。最壞方面來說，我始終沒有向敵人投降。何況我曾施行攻心戰術，才有今日和平談判之實現，在在說來我都無負於國家與政府。於今坐牢九月，獲釋歸來，長官部竟未派大員來接，真是豈有此理！受敵方的欺凌！我無話說，受

自方的冷淡，我真欲哭無淚，傷心已極！好在還派來一輛大卡車，將我們十幾個人送到迪化南標中蘇航空公司附近的南花園內，做暫時休息之處。該南花園，原係盛世才家眷別墅，曾為盛世才的住所，盛世才夫婦就是死在這裡。內部陳設在當時來說，都算上選，因而在盛世才離新後，做為省政府的貴賓招待所。因為我們由伊犁回來的人，除我而外，他們都是省方軍政大員，遂被安置這裡。名義上雖住在貴賓招待所，實際上的招待，仍然是冷淡異常，在心情上真是難受！（未完待續）

# 風流人物

萬 墨 林 等 著

第一、二集合售貳佰肆拾元

第一集要目 (一) 民國四大美人 (二) 徐志摩四角愛 (三) 蔡松坡鳳仙戀 (四) 喜艷親王劉喜奎 (五) 藝壇奇女子：劉喜奎、樂蒂 (六) 末代狀元三角愛 (七) 坤伶主席新艷秋 (八) 賽金花本事全文 (九) 洪狀元煙臺舊事。第二集要目 (一) 浪漫大師郁達夫 (二) 郁達夫遇害謎底 (三) 一代紅顏陳圓圓 (四) 美人窩裏黎錦暉 (五) 風流次長唐有壬 (六) 第一荒唐陳公博 (七) 慈禧與榮祿 (八) 艷星艷聞錄 (九) 將軍與詩人 (十) 梁任公的秘密戀史。精采百出，美不勝收，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